



智慧的源泉

Zhihui de yuanguan

杨斌◎著

下

智慧是看不到摸不到的东西
只能靠人在实践中感悟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智慧的源泉

(下)

杨 斌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三、《孙子兵法》

《孙子兵法》的思想理论体系的精华，是朴素的唯物论战争观和自发的军事辩证法。这也就是《孙子》的科学价值所在。《谋攻》中提出了“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”这一重要的军事观点，从理论到实践，影响都极为深远。《孙子兵法》的军事思想反映在许多方面，就其主要内容而言，可以概括为：安定全军的慎战观，因形任势的制胜论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论，兵贵神速、因敌制胜的作战指导思想，令文齐武的治军思想，以及建立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基础之上的军事哲学思想。《孙子兵法》中的“全”如同孔子思想的“仁”，老子思想的“道”一样，乃是其核心所在，精髓所在。孙子对于战争，主张“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”，力求不战而胜，巧战而胜，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胜利，这便是《孙子兵法》的智慧所在。

第一篇：计篇

兵者，国家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势者，因利而制权也。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。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实而备之，强而避之，怒而挠之，佚而劳之，亲而离之。攻其不

备，出其不意。此兵家之胜，不可先传也。夫未战而妙算胜者，得算多也；未战而妙算不胜者，得算少也。多算胜，少算不胜，而况子无算乎？

大意为：战争是国家的大事，关系到人民的生死，国家的存亡，是不可不仔细研究的。所谓“态势”，就是根据情况是否有利而采取相应的行动。所以，能攻而装作不能攻；要打而装作不要打。要在近处行动而装作要在远处行动；要向远处行动而装作要向近处行动。对于贪利的敌人，要用小利引诱它；对于处于混乱状态的敌人，要迫使其更混乱，再乘机攻取它；对于力量充实的敌人，要加强防备它；对于强大的敌人，要暂时避开它；对于易怒的敌人，要用挑逗的办法去激怒它，使之轻举妄动；对于鄙视我方的敌人，要卑辞示弱，使它更加骄傲而丧失警惕；对于整体休眠充分的敌人，要设法使它疲劳；对于内部和睦的敌人，要设法离间它。要在敌人无准备的状态下实施攻击，要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采取行动。以上这些都是军事家取胜的奥妙所在，是不能事先加以流传或泄露的。凡是未开战之前预计可以打胜仗的，是因为胜利的条件充分；未开战之前预计不能打胜仗的，是因为胜利的条件不充分；条件充分的能胜利，不充分的不能胜利，何况毫无条件呢？

第二篇：作战篇

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，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。胜敌而

益强。故兵贵胜，不贵久。

大意为：不能完全懂得用兵的害处的人，就不能完全懂得用兵的好处。战胜敌人而自己也越强大。用兵作战重在速胜，不利于持久。

第三篇：谋攻篇

孙子曰：用兵之法，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；全军为上，破军次之；全旅为上，破旅次之；全卒为上，破卒次之；全伍为上，破伍次之。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故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攻城。故用兵之法，十则围之，五则攻之，信则分之，敌则能战之，少则能逃之，不若则能避之。故知胜有五：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；识众寡之用者胜，上下同欲者胜；以虞待不虞者胜，将能而君不御者胜。此五者，知胜之道也。故曰：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，不知己，每战必殆。

大意为：凡是用兵打仗的法则，使敌国完整地屈服是上策，击破敌国就差些；使敌人全军完整地屈服是上策，击破它就差些；使敌人全旅完整地屈服是上策，击破它就差些；使敌人全卒完整地屈服是上策，击破它就差些；使敌人全伍完整地屈服是上策，击破它就差些。因此，百战百胜，还不算是好中最好的；不战而使敌人自己屈服，这才算是好中最好的。最好的作战方法是在总的智谋上战胜敌人，其次是在

外交上战胜敌人，再次是使用武力进攻敌人的军队，最下策是攻击敌人的城池。用兵打仗的法则是：有十倍敌的绝对优势的兵力就要包围敌人；有五倍于敌人的优势兵力就要进攻敌人；有一倍优势于敌人的兵力，就要设法分散敌人；同敌人兵力相等，就要善于设法战胜敌人；比敌人兵力少，就要善于摆脱敌人；各方面条件均不如敌人，就要设法避免与敌人决战。所以，从以下五种情况，可以预见胜利：凡是能看清情况，懂得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打，在什么情况下不可以打的，能够取胜。懂得兵多该怎么打，兵少怎么打的，能够取胜。全国上下齐心协力，进取目标一致的，能够取胜。以有准备的军队对付没有准备的军队，能够取胜。将领有指挥才能而国君不加以牵制的，能够取胜。这五条，是预见胜利的方法。所以说，既了解敌人，又了解自己，百战都不会有失败的危险；不了解敌人，而只了解自己，胜败的可能各占一半；既不了解敌人，又不了解自己，那就每战都必败。

第四篇：形篇

孙子曰：昔之善战者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不可胜在己，可胜在敌。故善战者，能为不可胜，不能使敌之可胜。故曰：胜可知，而不可为，不可胜者，守也；可胜者，攻也。守则不足，攻则有余。善守者，藏于九地之下，善攻者，动于九天之上，故能自保而全胜也。

故善战者，立于不败之地，而不失敌之败也。是故胜兵

先胜而后求战，败兵先战而后求胜。胜者之战民也，若决积水千仞之溪者，形也。

大意为：从前善于用兵作战的人，总是先要创造条件，使敌人不能战胜自己，然后等待敌人暴露其可以被我战胜的弱点。创造条件，使敌人不能战胜自己，主动权在我方手中，敌人是否会暴露弱点被我利用而战胜，主动权在敌方，所以善于作战的人，能够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，但是不能使敌人一定被我所战胜。因而从这个意义说，胜利是可以预见，但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不能强求。使敌人不能战胜自己，这是防守；看到敌人可能被我战胜，这是进攻。防守，是兵力不足；进攻，是兵力有余。善于防守的部队，要像隐藏在最深的地底下那样使敌人无形可窥。善于进攻的部队，要像来自高不可测的天空那样使敌人无从防备。这样，防守能保全自己，进攻能全胜。善于作战的人，总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，同时也不放过任何足以使敌人失败的机会。因此取胜的军队，是由于先造成了取胜的条件，然后才同敌军交战。失败的军队，则是由于先同敌人交战，然后寻求侥幸取胜的方法。胜利者指挥军队作战，好像在千仞的高山决开积水那样，谁也阻挡不住，这就是人为造成的形，一种强大军事力量的表现。

第五篇：势篇

凡战者，以正合，以奇胜。故善出奇者，无穷如天地，

不竭如江河。终而复始，日月是也。死而复生，四时是也。声不过五，五声之变，不可胜听也。色不过五，五色之变，不可胜观也。味不过五，五味之变，不可胜尝也。战势不过奇正，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也。奇正相生，如循环之无端，孰能穷之？

大意为：大凡作战，一般都要以正面的部队与敌军战斗，而根据具体情况以奇兵取胜。所以善于出奇制胜的将帅，其战法就像天地那样变化无穷无际，像江河那样奔流不竭。出奇制胜就像日月运转，落下去，又再出来，四时更替，春夏秋冬每个季节过去了，又再回来，终而复始，往复无穷。基本音阶不过五个，然而这五种声音的配合变化，成为许多听不尽的乐曲。基本的颜色不过五种，然而五种颜色的配合，变化，成为看不尽的色彩。基本的味道不过五种，然而五种味道的配合，变化，成为尝不完的味道了。基本的战法不过“奇”，“正”两种，可是配合，变化，就无穷无尽了。奇可以生正，正可以生奇，奇正相互转化，就像圆环旋转一样，无始无终，那里能穷尽它呢？

第六篇：虚实篇

出其所不趋，趋其所不意，行千里而不劳者，行于无人之地也。攻而必取者，攻其所不守也；守而必固者，守其所不攻也。故善攻者，敌不知其所守；善守者，敌不知其所攻。微乎微乎，至于无形，神乎神乎，至于无声，故能为敌

之司命。进而不可御者，冲其虚也；退而不可追者，速而不可及也。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，不可知，则敌所备者多；敌所备者多，则吾所与战者，寡矣。故备前则后寡，备后则前寡，备左则右寡，备右则左寡，无所不备，则无所不寡。寡者，备人者也；众者，使人备己者也。夫兵形像水，水之形避高而趋下；兵之形，避实而击虚，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敌而制胜。故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。故五行无常胜，四时无常位，日有短长，月有死生。

大意为：出兵要指向敌人无法救援的地方，进攻敌人意想不到的方向。行军千里而困顿的，是由于乘敌人空虚无备，好像在敌人没有进军的地方一样。要想进攻一定能攻取其地，就要进攻敌人空虚或不易防守的地方。要想防守一定能守住，就要注意防守敌人不敢攻或不易攻破的地方。所以善于进攻的人，能使敌人不知道守哪里好，善于防守的人，能使敌人不知道攻哪里好。微妙之处，在于使敌人看不出一点形迹，神化到听不出一声息，所以能充分控制敌人的一切，成为敌人命运的主宰。进攻时，使敌人无法抵御，是由于冲击敌人暴弱之处；退却时，使敌人无法追击，是由于行动很快，敌人来不及追赶。我军所要进攻的地方，使敌人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敌人就要处处设防。敌人多处设防，兵力就分散，我军面对的敌军兵力就少了。所以敌人防备了前面，后面的兵力就薄弱；防备了后面，前面的兵力就薄弱；防备了左边，右边的兵力就薄弱；防备了右边，左边的兵力就薄

弱；处处防备，就到处兵力薄弱。兵力所以薄弱，是由于处处防备的结果。兵力所以雄厚，是由于迫使敌人分兵防我的结果。作战的方式方法有点像水，水流动的规律是避开高处而流向低处，作战的规律则是避开敌人坚实之处而出击其虚弱之处。水适应地形而制约其流动的方向，用兵作战则根据敌情而决定取胜的方针。所以，作战没有固定的方式方法，就像流水没有一定的形状一样。能依据敌情变化而取胜第二，就叫做“用兵如神”。所以用兵的规律就像自然现象一样，金，木，水，火，土之中相生相克，没有哪一“行”是常胜的。春夏秋冬“四时”依次交替，没有哪一季是固定不移的，白天有短长，月亮有圆缺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。

第七篇：军争篇

军争之难者，以迂为直以患为利。故迂其途，而诱之以利，后人发，先人至，此知迂直之计者也。故兵以诈立，以利动，以分合为变者也。故善用兵者，避其锐气，击其惰归，此治气者也。以近待远，以佚待劳，以饱待饥，此治力者也。

大意为：军争之所以难，是在于要把迂回绕远的路；转变为直捷近便的路，把不利变为有利。故意迂回绕道，并用小利引诱敌人向另外方向去，这样就可能做到比敌人后出动，却比敌人先到达必争之地，这就叫做懂得“以迂为直”的计谋。军队是用欺骗敌人的办法来隐藏自己的意图，根据

是否有利的情况采取行动，要以兵力的分散和集中而实行变化。所以善于打仗的人，就要避开敌军初来时的锐气，等到敌军懈怠，疲乏时才去打它，这是掌握军队士气的方法。保持自己的部队接近战地等待敌军远道而来；保持自己的部队从容不疲惫，等待敌军的奔走疲劳；保持自己的部队粮足，等待敌军粮尽人饥，这是掌握军队战斗力的方法。

第八篇：九变篇

故智者之虑，必杂于利害。杂于利，而务可信也；杂于害，而患可解也。

大意为：聪明的将领考虑作战问题时，必须充分兼顾到利、害两个方面的条件，充分看到了有利的方面，才能提高信心发展胜利，充分考虑了危害的可能，就能防止意外的祸患。

第十一篇：九地篇

所谓古之善用兵者，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，众寡不相恃，贵贱不相救，上下不相收，卒离而不集，兵合而不齐。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。投之亡地然后存，陷之死地然后生。

大意为：古代善于用兵的人，能使敌人前后部队不得互相策应，大小部队不能互相依靠，官和兵不能互相救援，上下不能互相靠拢，士兵离散而不能集中，集中了也很不整

齐，对我有利就行动，对我无利就停止。把军队投入危亡之地，然后可以保存；使军队陷入死绝之地，然后可以求得生存。

《孙子兵法》的制胜之道

“善战”思想在整部《孙子兵法》中占有主导地位，“兵以诈立，以利动，以分合为变”是孙子兵法实用理性的集中体现。一部《孙子兵法》，归根结底是教人如何用兵打仗，夺取战争的胜利。

“知彼知己”是《孙子兵法》制胜之道的出发点和基础。“知彼知己”，就是要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种情况，在此基础上筹划战略全局，实施战役指导，赢得战争胜利。

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，就是要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。孙武认为要确保自己在战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，就必须创造条件，始终把握战争的主动权，而掌握主动权的核心，关键在于做到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，调动敌人而不为敌人所调动。如何争取战争主动权？《孙子兵法》精辟的论述。“凡战者，以正合，以奇胜。故善出奇者，无穷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河。”孙武认为要造成有利的态势，掌握战场的主动权，在作战指挥上，要掌握奇正的原理，使军队面对敌人的进攻，而立于不败之地，奇正变化是作战的灵魂所在。“避实而击虚”，避开敌人的强点，攻击敌人的虚弱，从根本上战胜敌人，“进而不可御者，冲其虚也”，只有把握虚实之变的深奥精微之

妙，才能达到神鬼不知之境，才能改变了敌我的形势与格局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，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是《孙子兵法》制胜之道的精髓和灵魂。

“示形动敌”，“兵者诡道”，不拘一格，因敌制胜。这是《孙子兵法》制胜之道的主要手段和方式。孙武认为要掌握战场主动权，就必须在作战指挥上坚决贯彻“兵者诡道”的原则。他指出，军事家指挥艺术的奥妙就在于“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。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实而备之，强而避之，怒而饶之，佚而劳之，亲而离之。”。惟有如此，方可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。

“兵贵胜，不贵久”，强调速战速决，推崇作战行动的突然性、进攻性、运动性，这是《孙子兵法》制胜之道的显著特点。孙武认为，要“悬权而动”，使部队始终保持主动地位，行动自如，那么就能够速战速决，出奇制胜。

正确选择主攻方向，集中优势兵力，各个歼灭敌人，这是《孙子兵法》制胜之道的突出环节。作战双方，谁具有优势的战场地位，谁就拥有军队行动的主动权，这是战争运动的通则。孙武认为，要取得战争的胜利，就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对付劣势之敌。通过众寡分合以求集中兵力，掌握主动，达到“以众击寡”的目的。

辩证矛盾

根据辩证思想的范畴，得出了以下一些辩证矛盾：

奇正，虚实，刚柔，动静，阴阳，有无，疾缓，曲直，进退，深浅，攻守，劳逸，顺逆，明暗，先后，大小，真伪，强弱，常变，方圆，勇怯，内外，远近，利害，高下，纵横，死生，轻重，正反，众寡，长短，分合，治乱，文武，安危，亲疏，取予，赏罚。

奇正

战国时期，韬略家们创造性地运用古兵法中的奇正思想，以小击大，以寡敌众，以弱胜强，以轻取重，从而，扭转形势，打破定局，改变命运，赢得胜利。历史发展所呈现的迂回曲折，错综复杂现象，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几个关键时刻，而这些关键时刻，无一不受韬略思想，水平艺术的制约。奇正思想是韬略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把利刃，是改变现状，走出困境，击败对手，夺取主动的重要工具。

早在老子《道德经》中，就有过对于奇正思想的阐述。老子说：以政治国，以奇用兵。所谓正，是指社会所公认的正道，包括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针，路线，思想，政策，原则，措施。当然各家之正，分野极大。而奇则是巧妙，诡秘，临机制断，随机应变，没有固定的程式。老子用两个不同的字归纳，总结治国与用兵这两个不同领域的特点，应该说是十分精辟的。

对奇正思想内涵作进一步揭示与阐发的是孙子。

首先，孙子将奇正作为战略战术上升到一个很高的地

位。孙子说：三军之众，可使毕受敌而无败者，奇正是也。全部军队一旦遭到敌人的进攻，而保持不败，关键在于正真掌握奇正之法的精髓。孙子说得奇正，经后人地揭示，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：正面迎敌为正；机动配合为奇。明为正暗为奇。静为正动为奇。进为正退为奇。先为正后为奇……总之，一般的，常规的，普通的战略战术为正，特殊的，变化的，罕见的战略战术为奇。掌握奇正的原理，是使军队面对敌人的进攻，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。奇正原理是作战的靈魂。

第二，孙子揭示了用兵的根本之道在于以正合，以奇胜。即以正面交战，以奇变取胜。用兵必有奇正，无奇正而胜，属于侥幸之胜。三军无奇兵，是不可与敌人争夺利益的。两军对阵，有正面的直接厮杀，搏斗，但必有奇兵搞其旁，击其后，才能有胜利可言。孙子这一层思想，被后人概括为出奇制胜，先正后奇，以正御敌，以奇击虚，正面牵制，侧后进功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因势用奇等韬略原则。

第三，奇正变化。孙子指出：战势不过奇正，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也。战术无非奇正两种，然而由奇正而推演产生的奇谋妙策，则无穷无尽。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，不歇如江河。天地变化无穷，深不可测。

最后，孙子阐述了奇正的内在联系：奇正相生，如环之无端孰能穷之。奇与正不可分割，而是相互依存，相互转

化，实质上是指奇可以变为正，正可变为奇。变奇为正，化正为奇，临敌运变循环无穷。

出奇制胜是韬略家们普遍追求的最高目标，其中原因，也是众所周知，因为出奇招可以从阻力最小，效益最大的途径达到目的，从军事角度而言，出奇制胜为用兵的关键，制胜的枢机。用奇的核心，在于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，根据敌情，灵活运用，出人意料。极而言之，奇是一种全新的创造，它既要充分利用对方的思维弱点，侦破，捕获对方的思想空隙，大胆突破思维的框框，常规，又要符合客观实际情况，有根有据，避免失去基础，走入绝境。战国时代的历史，向人们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，适应时代潮流的政策，方针能够使一个集团由小变大，由弱变强。

虚实

虚是空虚，空隙，虚弱；实是坚实，强固，实在。趁虚而起，趁虚而入，趁虚韬隙在实质上就是利用敌方的危难之机，空虚地带，矛盾冲突，薄弱环节，发挥己方的实力优势，予以打击。《孙子兵法》道出了势如破竹，锐不可挡的一大奥秘：进而不可御者，冲其虚也。趁虚而进，如入于无人之境。敌人之所以无法抵挡，是因为攻击正之处正是敌人防备空虚之地。《孙子兵法》总结了用兵作战中虚实原理的重大作用与价值。孙子说：兵之所加，如以石击卵者，虚实是也。意思是军队向敌方发动进攻，好像以石击卵那样无所

不破，关键就在于掌握了虚实这一战略战术，运用以实击虚的原理。孙子明确指出了：兵之胜，避实而击虚。战争的胜利总是避开敌人的坚固之处，攻击敌人的空虚薄弱之处。

虚而虚之的韬略是指本来虚空弱小，却又故意以虚弱示敌，使敌人产生惑疑，以为以弱相诱，以掩其实，而不敢轻举妄动。

实而虚之，虚而实之，实而实之，虚而虚之，先需后实，先实后虚，外虚内实，外实内虚，虚虚实实，虚实相乱……所有这一切，都是虚实韬略的灵活运用。虚实原理的要害在于营造优势，避实击虚。使敌方之实因我方之避而变为虚，形同废物，使我方之虚因敌方无备而变为实，反客为主。

法不过攻守，术不出奇正，势不离虚实。识虚实之势，则无往而不利，因为避实击虚，于势为易。通虚实之变，则无往而不胜，因为争取主动，有备无患。

虚实两者，必相辅相成，相生相存，方能奏效，若一味主虚必成无烛之光，无水之气，一经识破，必遭灭顶之灾。《草庐经略·卷六·虚实》中所总结的：善兵者，必使我常实而不虚，然后以我之实，击彼之虚。虚实在敌，必审知之，然后能避实击虚。虚实在我，贵我能误敌，或虚而示之以实，或实而示之以虚，或虚而虚之，使敌转疑我为实，或实而实之，使敌转疑我为虚。所谓虚实在敌，即指营造虚实态势的主动权在敌方，在客体。虚实在我，则指营造虚实态